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

河西見聞記

明駝著

紅樓夢
卷之三十四
南泉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	×			×	×			×	×
×		×		×		×		×	

新中華叢書
文藝彙刊之一

河西見聞記

明駝 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六二六號
文藝 河西見聞記 (全一冊)

◎ 定價銀二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明 駝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自序

高叫「開發西北」的人們，對於眼前的西北，各有各的看法，——有看成「世外桃源」的，亦有看成「人間地獄」的。

甘肅是西北的一部份，河西——包括永登，古浪，武威，民勤，永昌，山丹，民樂，張掖，臨澤，高台，酒泉，金塔，鼎新，玉門，安西，敦煌等十六縣，——又是甘肅的一部份，其地北接寧夏，南界青海，西連新疆，爲漢唐時代溝通漢民族與西域諸民族間文化的走廊地帶，而現在的面目，和往昔史籍所載，却又大不相同。

去年夏間，我因事由蘭州到敦煌去，同年秋間，却由敦煌從原路東歸，總計費時七個月，走過上萬里路。在歸途中，抽空把河西各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山川風物，各種真相，以遊記體裁給他寫下來。

記載內容所堪自信的，就是「真實」，因爲所有材料，都是我以純客觀的態度採得的。不過觀察力和文字技術，自知都很欠缺，還是有待高明加以糾正的，如果藉此能引起人們對於眼前

的西北有更切實更深刻的注意和考察，那麼，我發表這篇記載，也就不爲無聊罷。

明駝二三九十二。

1934.4.17

河西見聞記目錄

自序

陽關大道·····	(一)
南湖村村長之言·····	(四)
月牙泉·····	(六)
千佛洞·····	(九)
農坊制和區村制·····	(三)
燉煌市面·····	(一〇)
戈壁夜行·····	(一四)
安西城近郊·····	(一七)
布隆吉和三道溝·····	(三〇)
每糧一石征鹽稅三元·····	(三五)
騎入嘉峪關·····	(三八)

旅部夜宴	(四)
三日金塔的回憶	(四七)
坐高台車過高台	(五)
威狄堡的兩大權威	(五六)
弱水流沙	(六〇)
雜費與看糧	(六三)
沙河鎮和黑水國	(六七)
金張掖	(七一)
甘青交界	(七)
屋劈柴荒糧不荒款	(八一)
石燕飛	(八六)
鎮番的種種	(九一)
過古浪硤	(九六)
南大路與北大路	(一〇一)

河西見聞記

陽關古道

八月四日大清早，走進敦煌城以後，在寓中放頭便睡，睡了整天，才清算了不分晝夜連日奔波所積的疲勞。

五日午後四時，馬已經借好，乾糧，飲料，水果裝好在布袋裏，此外隨帶上一件沒面羊裘，一切都準備好了，在夕照中，由一名公安警察騎馬導我出了西門。西門外走不及半里，就到黨河，河南向北流，河幅寬度足有十來丈，上面架着一道木橋，可通車馬，其實河水很淺，大部份被農田中利用了，幾乎把河床都露出來，車馬在水中亦能過去。過橋折向西南行，沿黨河西岸上溯，很過了幾道水渠，穿過許多樹林和莊園，——麥子，鴉片煙，高粱，瓜，種得很不少，——走了二十里地，都是一樣的光景。敦煌近郊，真可算是沙漠中的綠洲！

走過三十里墩，已是晚夜，我們漸漸升上沙崗，便祇見一片戈壁灘，除了碎石，沙土，道中少量

的牲畜糞以外，不要說樹木，地上連一棵草都不易找到了。在戈壁中趁着星光走了四十里，過俄卜店，俄卜，蒙語義爲石堆，或譯鄂博，蓋指該處黨河河畔有一石堆而言，石堆高丈許，但其左旁店屋，却早已壞了，新的店屋開張在石堆西南五里之外，我們都到那邊休息，店屋高不及七尺，共三間。傍河朝南，略作品字形，店主入見客來，拾牲畜糞河水供客，我們帶來的飲料，在路上早已光了，水果尙須備着後用，所以河水便成爲我們的續命湯！吃了些乾糧，喝了些開水，味兒亦不見得十分壞。我們喝得剩下來的開水，便被店主入拿去拌炒麵吃了，所謂炒麵，既不是肉絲炒麵，更不是蝦仁炒麵，說得明白些，就是青稞麥炒熟了磨成麵的一種食料，店屋裏坑上臭蟲很多，我們在吃飽肚子以後，便把老羊皮露天鋪在戈壁灘上，躺下身子，看着滿天星斗，聽着潺潺流水，不覺昏昏入睡了。黎明醒來，奔馳了五十里，經過幾道沙崗，便騎入稍有駱駝刺的沙窩裏，越過沙溝的乾沙床，——由河床的岸壁縱斷面看來，上面丈許是沙礫層，以下便是紅土層。——在沙窩裏再走二十里，前面漸漸發現屋舍和樹林，而且慢慢的都由地平綫升上來，移近到我們眼前，那便是敦煌的南湖區域。所謂南湖，意思是由南山雪水灌成的一片草湖。在清朝，此地是軍警放馬的地方，現在除了少數地專種了些鴉片煙、高粱、麥子和小米之外，多半是便於放牧的碧油油而有勁頭

的一片豐美的草地，中間自東向西的流着一道澄清見底的泉水，這片十里來寬闊的平原，養活着四十來戶的居民，匯成兩個村莊，我們先到東首大營盤。

村裏沒有旅店，我們揀一戶人家進去休息了兩個鐘頭以後，時間已是午後三時了，又急得上馬離開大營盤走了三里路，過一道沙崗，到古銅灘，滿想在灘上找些漢瓦，漢銅；可是在沙灘上很兜了幾個大圈子，所得却僅是二枚泉布，和一鏤銅質小圖記。本來，在流沙掩沒的廢墟上要搜求古物，除了有組織的大規模的發掘以外，就很少把握。像我們得之於這種海底撈針的辦法，簡直是偶然而又偶然的幸運了。離開古銅灘不及三里，那是南湖西首的一個村莊，夾着由大營盤村流來的那股泉水，兩岸建立着十數個房子，南岸地名叫「南工」，北岸地名叫「北工」，合起來就叫做「工上」。我們由南工轉入北工，遠遠的看見在西南十里外沙崗上的古堡，據當地的老百姓說，那便是清朝巴彥布刺汎的建置地，此處去甘新交界野馬泉約六站，至新疆塔羌縣城則爲十四日程，至和闐則爲念八日程，這是喀什和肅州間交通的捷徑。

由北工折向東北行，走了三里沙窩，在夕照中到達額垣四立的陽關古堡，荒煙衰草間，點綴了一些零亂的斷磚殘瓦，城址東南角有覆碑一塊，上書「古陽關」三字，係清人筆。前年西北考

察園在城址東北發掘古墓數處之痕跡尙存。我在日暮風沙中默默的站了一會祇感覺得極度的空虛和淒涼！於是，加上一鞭，向東北沿紅沙溝上馳去，走不上六里，即與來路合，仍經俄卜店返敦煌縣城。路上的馬蹄印子，早已被風沙捲得掩沒了。看着天上的北斗和南山的影子做路引。戈壁中奔馳了一夜，我和警兵之外，再也沒有碰見誰。

南湖村村長之言

還有一件很值得追憶的事情：

我在大營盤休息的那戶人家，就是南湖村村長的住宅。村長的房子是新造的，中堂掛着一幅大紅緞子喜軸，中間嵌着急公好義四個大金字，那是前縣長謝某以及該縣商會會長兼新九師參謀王某等新近送給他，替他歌功頌德的。中堂的左首大坑上，放着一連三付煙燈，躺着三位客人，一齊舉槍，正在吞雲吐霧的加緊工作。——客人中下首二個是村長的親朋，亦是曾經借錢給村長預繳公款而現來索償的高利貸商人；上首一個是縣政府糧班上的催頭。

我設詞以該縣公安局局長朋友的資格和村長接談時，村長說明全南湖共計居民六十餘

家，人口五百餘，所有耕地共計三十一戶強——每戶計地八十畝——能力田的壯丁，新近被三十六師抓去了三十一名補額，所以三十一戶內，實際上僅有二十四戶是力能支應的；而年來支應的繁重，真叫老百姓疲於奔命，就拿二十一年度全村有賬可稽的支應項目來說，已有以下的價值：

項 目	價 值	項 目	價 值	項 目	價 值
軍三十六師馬九匹	三六〇・〇〇	軍用棉花洋鐵	二八〇・〇〇	本色糧六四石	二五六〇・〇〇
差車死過牛	五〇〇・〇〇	征兵價補官價	一〇四〇・〇〇	折色草價	三五八・〇〇
來往軍隊用	四〇〇・〇〇	煙土(軍用)一千八百兩	一二六〇・〇〇	指糧借價	一二〇・〇〇
糧秣供應	一五〇〇・〇〇	軍用牛羊皮	一五三・〇〇	金庫券	三二〇・〇〇
軍裝費	七一七・〇〇	軍用品人情雜項	八二〇・〇〇	種煙罰金	一二三〇〇・〇〇
共 計	一二六八八・〇〇	(以上以元爲單位)			

以按糧攤派的方法分攤到各戶地上去，每戶全年便有五百二十八元五角二分弱的負擔；但是每戶地的收穫量不過穀物六十四石左右，其總價值以最高價格計算，亦不過二百五十六元左右，結果絕對入不敷出的，所以老百姓在「飯可以不吃款不可不繳」的情況中，祇能種幾

獻鴉片煙來應付款項，而沒有出產鴉片煙的人家，那就倒霉，非借債便賣身賣物以相償。總之，沒有特殊勢力可以不繳款的，便祇好由中人之產，慢慢地變為貧家，等而下之，貧家的結果，「便是家破人亡！」

村長更說明公款緊急的時候，還得先由他向各處借債繳款，其利息約在三十分左右。公款應付過去以後，即以原數加利分攤於老百姓身上，目前由他經手的借款，已在五千元之上了。末了，他又曾談起做村長是義務職，每年僅由每戶地供給他四斗麥子。

其實，事實早已替他作有力的說明：「在借債繳款的時候，便是他最可漁利的時候。」聽了他一席話之後，我在這一世外桃源，更發現了一個人間地獄。腦海裏深深地刻劃上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月牙泉

七日上午十時回到敦煌縣城，在八日的晚上，縣長楊炳辰先生約省督學趙子文先生和我，明天一早起來到月牙泉去。

九日上午六時半就出發，臨時加入我們隊伍中的有公安局長易仲權先生。我們出了南門，灣灣曲曲地向南偏東走。一路上穿過不少菓園，農田和灌溉農田的水渠，都比路高，路有一丈到二丈的闊度，路與水道交叉着的地方，有幾處是高高的架着木橋，上鋪泥土，讓大車牲口行人通過，有些橋經不起載重車的迭次蹂躪，塌了僅存不完全的橋架，於是車馬行人，非從水裏渡過去不行；而渠岸經過車輪的碾礮，結果遂使渠水逾渠而橫流到路上來。一路上弄得泥濘沒脛的地方很多。此間農民在用水時對於渠水當然看得寶貝似的；但是用不着時，便任他隨便流了。建設局又不置問，那麼水的行止，又有誰來管他哩！田園間走了五里地，接着一片戈壁灘；復五里，又入農村，再不上一里，前面沙山擋住了，於是路是完全折向東行的，繼而沿沙山南向，入一沙溝，溝裏看不見一棵樹，亦找不到一根草。有的是白骨塔三五個，錯落在沙丘間。再二里，西向升上一道沙崗，前面突然地在四周沙山環繞中却現出了一泓澄清的碧波。泉的北面就是鳴沙山，泉水沿着山根向南灣作月牙形，懷抱着雷壇廟，我們都先到廟中小憩，憑欄靜靜的坐下，面對着鳴沙山和月牙泉。

泉的面積比普陀山盤陀菴的魚池要大上五倍，湖岸的坡度很陡；至於泉心哩，聽說有人拿

十丈的繩子錘下去，亦未見到底，甚至於有神話式的傳說，此泉是溝通到雷音寺後門的——雷音寺據一般人傳說就是千佛洞，——但是誰走過這個道兒哩？誰認識路徑哩？那就找不到肯定的答覆了。雷壇廟西廡壁上嵌着一塊碑，題有「漢渥洼池」四字，不知是誰寫的。月牙泉就是渥洼池，在敦煌志裏也曾說起，至於池中曾產「朝發長安暮宿三危」的「行空天馬」那一段掌故，實在也欠有根由。反正我沒有拿池水當古董鑑賞，祇欣羨着沙漠中有這麼一個別開生面的地方就是了。

池水岸邊綴着極豐茂的水草，遠看像個花園。較淺些的水際，還可找到一種「七星草」。聽說此草有醫治難產——催生——之效，在水草叢中，魚是極多的。這種魚叫做「鐵背魚」。相傳池中的魚是人們所不能吃的——吃了不成仙便做鬼。我和易局長爲着要飽嘗異味起見，便不管死活的拉開扣針裝成臨時釣竿在池邊柳蔭下開始工作了。兩個鐘頭的結果，丟了一個饅頭，換得二十一條鐵背魚上岸。魚的形態有些像鱸魚，因爲那天陽光太強，魚出水不到一點鐘，便都氣息奄奄。我們索性做了一翻破洗鹽漬的工作，準備帶回城中去受用。幹了半天，我和易局長赤裸的手臂，亦被太陽晒得焦黑了。

再由沙崗走上鳴沙山，沙是鬆的，一脚滑一脚，坡度又陡，沙梁上走起來更不容易。所以，雖則鳴沙山僅有松江奈山那麼高，可是在我跑到山頂時，兩腿也够麻了。因為要聽一聽鳴沙的「雷音」，於是在山頂上，由陡處一直向池濱滾下來，結果，除鬧得滿身都是沙以外，並沒有滾出什麼雷音來。後來有人告訴我：要響，須三人以上同時滾下來。我因為找不到同伴，也祇好作罷。不過依據我幼稚的常識來測度，「空谷傳聲」大概也逃不了基於物理的作用吧。

在池邊把身上洗乾淨，已是傍晚時候了。我們回到城中，把魚煎了吃，味兒還很鮮，亦和鱸魚彷彿。

千佛洞

十日和十一日都在敦煌城裏，十二日早晨六點鐘，又和易局長動身到千佛洞去。

出東門向南折東走了十五里，都是莊園，再走五里草灘，便是王爺廟，道旁有三道古墓，——是已被發掘了的。過此，向東南行，遠處望去前面有座較高的山，山上有個小廟，那就是三危山，我們正好面對着他做個路引。漸走漸高的又走了八里，上了一道沙崗，又是一片戈壁灘。灘上加鞭

跑了十里多路，到了觀音堂。土舍一間，偶像數尊而已。再南進，路忽折向南，陡然沿着礫石層岩的峭壁下降，險仄乃不容騎，下馬前進，方知走向由西而東的一條沙溝中。溝底一段較寬的小平原上，早已現出一座擁着綠樹濃蔭的寺院，北面緊緊地靠着岩壁。

半里，下了坡，我們自東向西走，沿着岩壁開始巡禮千佛洞。由溝底仰望北面溝旁的岩壁，足有十來丈高——東西三里許，都是一樣——看來彷彿是古代被沙溝沖蝕成功的。至於從前是河床呢？還是海底呢？那就不敢臆斷了。沿岩壁排列着成千的窟洞，有些是一層的，有些是三五層的，洞中大大小小多多少少裝塑着佛教的造像。大部份是中國式的佛教藝術，間有小數是參酌喇嘛教歡喜宗的藝術形式的。由觀音大士到牛頭馬面，以及沒名號半裸體的女性小塑像，簡直是無奇不有。其中靠東有個額題「檀花祇林」的佛洞，洞中東壁有個小洞，據說就是發現唐人寫經的地方。到現在，洞中早已弄得精光，連要找到一些斷章殘帙都不可能了。就是小洞外面佛龕上擱置着的殘帙，也是被遺棄了的幾卷藏文寫經而已。在陰森森的神座旁邊，又有誰來睬他呢？小洞對面的岩上，有一塊古碑，署有「大中五年」字樣，當係唐宣宗時物。惟碑文剝落處甚多，且缺一角，未詳所載究係何項佛教文獻。此碑左上角又有「古雷音……」數字，但字跡與碑文